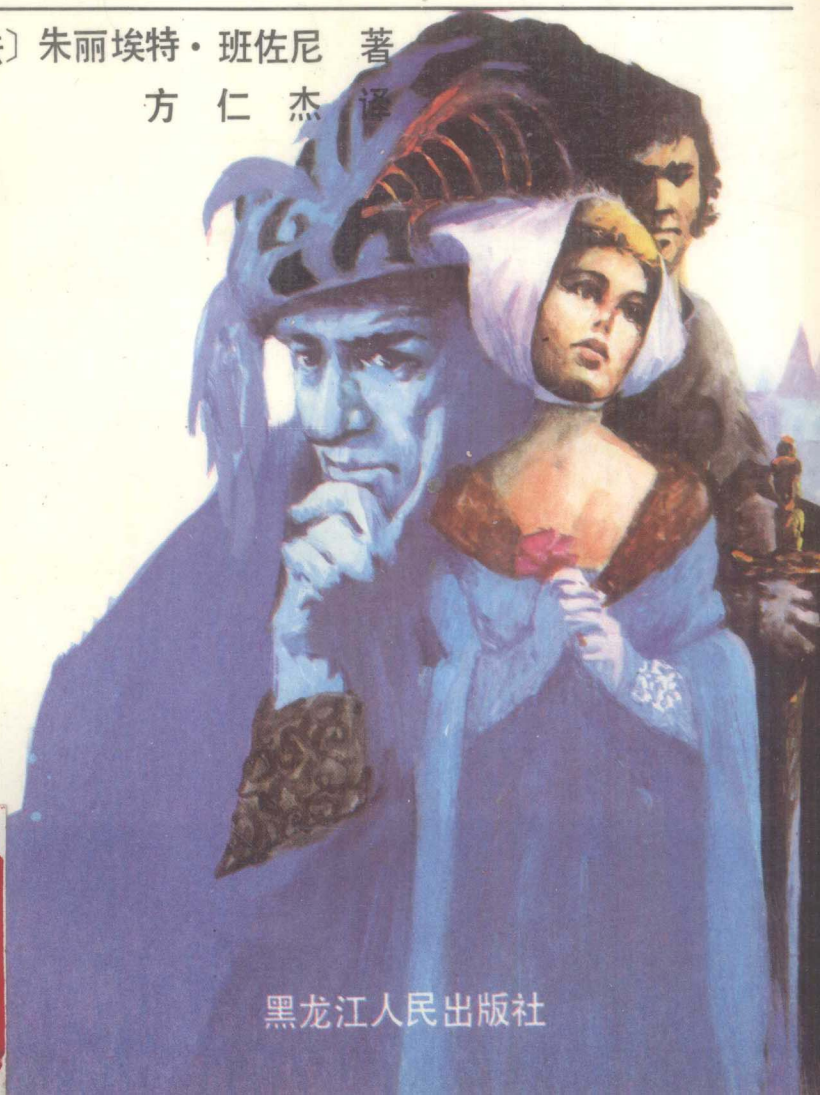


贵族们的爱情

〔法〕朱丽埃特·班佐尼 著
方 仁 杰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贵族们的爱情

〔法〕朱丽埃特·班佐尼 著

方仁杰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JULIETTE BENZONI
LE SANG, LA GLOIRE ET L'AMOUR

Edition de Trévise Paris 1974

责任编辑：刘福文

封面设计：李欣

贵族们的爱情

Guizumen De Aiqing

〔法〕朱丽埃特·班佐尼 著

方仁杰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12 6/16。插页 2

字数：255,000

1989年7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

ISBN 7-207-01035-4/I·210 定价：5.40元

内 容 简 介

《贵族们的爱情》是法国当代著名言情小说女作家朱丽埃特·班佐尼的成名作品之一。这部深受世界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发表于1974年，现已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出版，部分故事已经搬上银幕。

该书由20个情趣横生的历史爱情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有其真实性，可谓历史再现。书中内容极为丰富，既有一些著名历史事件，又有当时的社会习俗风尚。如果说这20位历史人物曾在历史上扮演过不同角色的话，那么，他们在自己的婚恋中，形象却是千差万别的，这些贵族们的隐私、爱情，是人们难以想象的。如：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爱情悲剧；听谗言杀爱妻的法国元帅达尔帕戎；对美丽忠贞的妻子疑神疑鬼，夫妻破镜难圆的摩纳哥亲王亨利三世；法兰克国王达戈贝尔沉湎女色36岁早亡；追逐女性的英国国王乔治四世和蒙受凌辱的王后卡罗琳娜；西罗马帝国查理大帝的风流韵事；热尔韦伯爵因放荡纵欲对不起妻子自责进深山密林稳居净化灵魂；与爱妻举行三次结婚典礼的奥尔良公爵；追求真正的爱情而不要皇位的奥地利皇太子斐迪南……

本书的20个爱情故事，情节幽默生动，扣人心弦，作者文笔细腻，生动感人；书中虽然写的是欧州贵族们的爱情，但爱情中蕴含的哲理却具有现实教育意义，值得一读。

目 录

- 1 为爱妻而成阶下囚的威尼斯总督法利埃
罗 1
- 2 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爱情悲剧 24
- 3 里米尼领主为儿子婚事移花接木，引起兄
弟杀身之祸 53
- 4 听谗言杀爱妻的法国元帅达尔帕戎 67
- 5 第三者插足导致泰奥巴尔公爵家庭悲剧 85
- 6 对妻子野蛮虐待的舒朗贝尔元帅 109
- 7 美丽善良的孔代亲王夫人自食爱的苦果 123
- 8 对美丽忠贞的妻子疑神疑鬼使夫妻破镜
难圆的摩纳哥亲王亨利三世 142
- 9 年轻、美貌、贤良的妻子马蒂尔德公主与恶
棍淫棍的丈夫德米多夫伯爵 165
- 10 法兰克国王达戈贝尔沉湎女色 36 岁早亡 180
- 11 对妻子见异思迁终得恶报的樊尚·德·
博沃侯爵 192
- 12 英国国王乔治四世追逐女性，卡罗
琳娜王后蒙受凌辱 206

- 13 德·孟德斯庇侯爵公务在外，美丽的妻子
却成了国王的情妇237
- 14 弗隆萨克公爵寻花问柳，伤透了美貌贤德
妻子的心260
- 15 马尔蒙公爵因战事长期与妻子分离导致
爱情之火彻底熄灭269
- 16 西罗马帝国查理大帝的风流韵事285
- 17 热尔韦伯爵因放荡纵欲对不起妻子而自责
进深山密林隐居净化灵魂310
- 18 忠诚的男子，娶了醋意十足的妻子，离异，
是这种爱情的结局322
- 19 与爱妻举行三次婚礼的奥尔良公爵加
斯东345
- 20 追求真正爱情而不要皇位的奥地利皇
太子斐迪南367

1 为爱妻而成阶下囚的威尼斯总督 法利埃罗

每年都有为数众多的旅游者参观威尼斯总督府豪华而空荡荡的大厅。强盛的威尼斯共和国早已不复存在，但富丽堂皇的大厅依然保存完好。人们惊奇地感到寂静的大厅里似乎有活生生的人和一些飘忽不定的幽灵。议院大厅的四周陈列着历代总督的画像。总督们身着裹金镶玉打裉的宽大袍服，头戴标志尊严的半是王冠半是便帽形的“角帽”。

游人的目光久久停在画像上，仔细端详着总督们威严的面孔和华丽的服饰。一下子人们的目光落在傲慢的安德烈·当多洛总督的画像旁，在那排列成行的画像中有一处空位，上面覆盖着一块黑色的绒布，特别引人注目。随着岁月的流逝，绒布上的说明已变得发黄。黑布显得那么暗淡，人们不禁提出种种疑问。导游者首先介绍该处的说明：

“这里是马里诺·法利埃罗的席位。他因犯有罪行而被斩首。”

于是，人们便想更进一步了解实情。但是要参观的东西太多，只能作简明扼要的介绍。

“他为了妻子而背叛了国家。所以被处决了……请接着往

下参观，先生们，女士们……”

于是，游客们便继续往下参观，为其它珍贵的展品所吸引，无暇再顾及这位本应占有属于自己一席之地的总督。也不再想去揭开这块黑绒布所掩盖的一段悲剧性历史的奥秘。这是一段涉及到一位年事已高的男子、一位姿容绝代的佳人和一个刚愎自用而又不知体贴的年轻恋人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 1354 年 11 月的一天。浓雾笼罩着威尼斯城，淹没了宫殿的金黄色的圆屋顶和五光十色的大理石柱。只有一些钟楼在黄雾中时隐时现，有如灰色的幽灵，四周一片寂静，只有划桨拍打水面发出有节奏的声响。驶向海港的双桅战船只能缓慢地行进……阴冷潮湿的寒气笼罩着大地上的一切，衣服变得沉重，饰有威尼斯狮子的红色绸旗也紧裹在桅杆上……

然而，在夜间用沉重链条封锁起来禁止通行的利多航道却打开了，船只畅行无阻。远处现出隐隐约约的房屋轮廓。这时，站在豪华船尾桥楼上的船长转过身来，对身旁的一位身材高大，面孔严峻的长者说道：

“我们到了，尊贵的殿下！”

那人眨了眨眼。他表情严肃，甚至令人望而生畏，他全副武装，身披一件饰有银底黑斑纹的金色锦缎披风，头戴黑色的盔帽，胡子刮得净光，脸上现出条条深深的皱纹，两鬓如霜，显得十分自信、果断。他站在卫士中间，在后甲板紫红色天篷下，用阴沉的目光搜索着雾霭。

城内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低沉的喇叭声，船长高兴得欢叫起来：

“岸上的人看见我们啦。你听，殿下……”

果然，喇叭声越吹越响亮，越来越热烈，同时所有教堂的大钟齐鸣，响彻全城。衣着华丽的总督眼里闪动着傲然的神色，一丝淡淡的微笑使他那严峻的面孔显得温和了一些。这是“他的”城市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在欢迎他这位新总督。

46岁的安德烈·当多洛总督刚刚因政务繁重，操劳过度而病死。现在，他——马里诺·法利埃罗这位名门望族的后裔成为这里的新主人。他原在阿维尼翁任威尼斯共和国派驻罗马教皇身边的大使，今天便一跃成为亚得里亚海骄子之国的主人。他虽已76岁高龄，但对权欲的兴趣却不减当年，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生来就是统治者。此时此刻，他已登上人类雄心的顶峰，心中不由暗暗自喜。

在他心满意足的自我陶醉之中，还夹着一缕情思，那就是在经历几个月漫长的分离之后，他将重新见到他的妻子，威尼斯最美貌的女人洛多维卡。两年前他娶了洛多维卡作第二个妻子。尽管他们年龄相差40多岁，但他对她的爱始终那么强烈……那么心醉……。

这时，从大雾中涌现出无数五彩缤纷的船帆、军旗和三角旗；舰队全体出动前来迎接总督。马里诺·法利埃罗连忙驱散对妻子的心荡神驰，保持着总督的尊严。

然而，就在军舰靠近威尼斯的同时，法利埃罗的大运河畔的王宫里却是另外一番情景：美丽的洛多维卡——新总督夫人和本城一位出身贵族豪门名叫米歇尔·斯特诺的年轻人正在争吵着。只要观察一下平时性格温和的洛多维卡那充满

怒火的目光，便能料到这场争吵的激烈程度。

“米歇尔·斯特诺，如果您不是一个卑鄙小人，”她对年轻人说，“那就是个疯子，否则无法对您的行径作出解释。尽管我反复提醒您，您的殷勤使我感到不快，可您还是不断来纠缠我，我到什么地方，您就跟到什么地方，甚至跟到教堂。更有甚者，现在竟敢闯进我的家里。昨天夜里你就打算溜进来。应该到此为止了！……”

年轻人脸上闪过一丝嘲弄的笑意，耸了耸肩：

“请对我不要这般残忍。您再没有什么好埋怨我的了。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对您表达爱慕之情。我已对您说了好几年了……早在您同法利埃罗这老头儿结婚之前！”

“阁下，请您对总督尊重一些，如果您对他的妻子不够礼貌的话！并非昨天您才知道我对您的态度的……”

洛多维卡·格拉德尼戈，这位威尼斯最富有贵族之一的千金小姐与马里诺·法利埃罗结为夫妇，曾使不少年轻英俊的贵族们感到气恼。但谁也没有象米歇尔·斯特诺那般失望，几年前他曾经追求过她，未能如愿以偿。于是，失望变成了怒火，斯特诺为人执拗得出奇，甚至在她结婚之后仍然坚持不懈地继续追求她。当法利埃罗被派往阿维尼翁任职后，他对她的追求更加强烈起来。但斯特诺从洛多维卡那里得到的只是冷漠、蔑视，甚至是满腔怒火。昨天夜里，当斯特诺获悉法利埃罗已被任命为共和国最高行政长官并即将返回威尼斯的消息后，竟丧心病狂，爬上阳台，企图溜进洛多维卡的房间。

听见仆人的喊叫声后，鲁莽的年轻人躲进了一只大箱子，

熬到天明后才有机会说明来意。当然，洛多维卡内心对这般痴情并非无动于衷，冷酷无情，而是觉得斯特诺的方式太露骨了，从而深深伤害了她的自尊心。斯特诺属于那种自命不凡的人，他不懂得有人会对其魅力无动于衷，因为直到眼下他尚未遇到过什么铁石心肠的女人。

因而斯特诺再次请求：

“您为什么总是拒绝听我的诉说呢？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本可以成为您的一名奴隶……”

“一名奴隶？这要花什么代价？现在不是时候，再和我谈什么爱情已经不合适了，阁下。我是否应该提醒您我丈夫的赫赫战功已使我处于何等地位？……总督回来了，您还是明智一些为好。今天是您最后一次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接近我，因为以后您只能把我当作总督夫人。至于您对我的情感，今后我唯一准备接受的只能是尊敬。”

斯特诺朝总督夫人跟前走了一步。总督夫人立即用手势制止了他：

“别靠近我！我会忘记您今夜的放肆行为，任何人都不会知道这事，我会让仆人们保持沉默的。但是，现在，您必需离开这里，阁下。过一会儿就有人来接我去迎接我的丈夫。”

不幸的是，年轻夫人的这番庄重的话语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年轻人不仅没有离开，反而朝洛多维卡跟前凑去，流露出一不怀好意的目光。

“您将会得到我的尊重，我的圣母，只要您真心想得到它。”

“真心想得到它？阁下，您疯了吧！既然您丧失理智，我马上就叫仆人来把您赶出去。今后，您自己去向总督解释您的无礼行为吧！我是忍无可忍了。”

“向总督解释？这倒使我感到惊讶，因为那样将迫使我向他讲述昨夜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一个头带面罩，身穿长袍的男人从您房里跑了出去。”

“从我这里出去，这是可能的，但不是从我的房间里出去，阁下！更何况，您弄错了，昨天晚上我不只是接见了一个男人，而是两个。一个是来报告我总督即将到达的密使。至于另外一个嘛……与您无关！”

“是这样吗？正是这个人使我感兴趣。一位使者离开您的住室时竟会转身去吻您的手，这可少见！”

总督夫人气得满脸通红：

“阁下，随便您怎么去想吧！我不知道这人的秘密，即使知道了，也不会告诉您。您一旦知道了，顷刻间就会传遍威尼斯城的。我已经再次请您离开这里。不要让我再重复第三遍。”

固执的恋人总算向门口退了一步：

“我走。但请您记住一点：别想我远离您，更不要在您丈夫面前怪罪我，要不然，我会说出去的。总之，我并不需要知道这人是谁。只要整个威尼斯城知道您在丈夫不在期间，夜里偷偷摸摸接待风流男子，就足以毁掉您的一生！这是件有趣的事，不是吗？”

洛多维卡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嘴角露出一丝厌恶的神情，转过身去说道：

“米歇尔·斯特诺，您真是个无赖！直到刚才，我还在同情您，同情您执著的爱情。可是现在，您已经让我感到厌恶了。”

“厌恶？再说得重一些，美人，恨我吧。仇恨与爱情是如此的相近，看来，我们离最终目的已为期不远了。至于我，我还是要对您说，我爱您……”

战舰终于盲目地抵达岸边，因为大雾越来越浓，船已不知不觉地越过了总督府码头。当人们发觉时，马里诺·法利埃罗拒绝再往回返，他让水手们搭上跳板。

“我们靠上了码头，这就了不起了，我们可以多走几步路。只要能够找到回家的路就行。”

在卫士们的簇拥下，法利埃罗下了船，朝总督府走去。与其说是看见，不如说是在猜测，人们朝着右侧的一堆模糊的影子走去。他想穿过皮阿泽塔广场。突然间，浓雾绽开了一条细缝，显现在他眼前是彩旗飘扬的建筑物和四周拥挤的人群，他终于辨清了自己所在的地方：他恰巧从两个高大的红色大理石柱子之间通过，一根柱子上刻着狄奥多尔圣象，另一根柱上刻着长翅膀的圣·马克雄狮。这儿正是皮阿泽塔广场的入口处。

总督双眉紧皱，人群中发出一阵惊恐的低语声。来自人群的窃窃私语很快消失了，但他觉得这似乎是他刚才感受到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的共鸣。这两根红柱之间，他刚刚所站的地方恰恰是平时执行死刑的场所。从这里经过视为是一种不祥之兆。但马里诺·法利埃罗不是那种沉不住气，感情

外露的人。他轻蔑地耸了耸肩，傲然昂着头，朝着从今往后属于他的府邸走去。所经之处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教堂钟声也似乎敲得更欢了。

当马里诺·法利埃罗看见心爱的妻子迎面走来时，不禁心花怒放，心跳加剧。他们分离已经好几个月了，但对她那无与伦比的美貌总是念念不忘，他从来没有象今天晚上为她的魅力所深深震动，虽然她那明亮的大眼睛流露出温柔，但却又夹杂着某种惊恐的神情。当她向他行屈膝礼时，法尼埃罗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只是轻轻抓住她的双手，扶她站起来，并和她一起登上大楼梯。握握手，相互交换一个眼色，这便是他们重逢时所能做的一切，今后他们更将身不由主了。他们将在豪华的排场中，在人们的赞誉声中生活，他们将被迫放弃全部私生活。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威尼斯共和国的财产，他们将为威尼斯的繁荣昌盛献出一切……将要持续三天三夜的庆典正在等待着他们。长途跋涉之后，又要立即参加如此盛大的庆典！如果他们俩能在大运河畔的官邸里独自欢聚，那该多好啊！

他们所到之处，平民百姓纷纷鞠躬施礼。为什么洛多维卡脸色如此苍白？为什么在贵族们向他们致意，米歇尔·斯特诺在他们面前屈膝行礼时，她却怒气冲冲地将目光移往别处呢？总督微微叹息着。

威尼斯的局势很不平静，新总督也就无暇顾及自己的家庭琐事。海上，主要在地中海东岸诸港，与热那亚的争夺霸

权的战争方兴未艾。几年前，这两个商业都市为争夺东方银行的主要分行而纠缠不休。法利埃罗上台的前一年，奉尼科洛·皮萨尼之命，威尼斯舰队在撒尔代涅的洛叶拉的流血战斗中击沉了格里马尔迪海军上将率领的热那亚舰队。热那亚人的愤怒达到顶点。正当诗人皮特拉克作为安德烈·当多洛的使节开始着手和平谈判时，热那亚的另一支舰队正奉皮埃特罗·多里阿之命重返亚得里亚海，血洗莱西纳、居阿佐拉和帕伦佐，并直逼威尼斯。所以威尼斯城才铸造了巨大的铁链，用于夜间封锁利多航道。总督安德烈·当多洛为此操劳过度，不幸离开了人世，于是，在戴上金色“角帽”的同时，高傲的马里诺·法利埃罗也接过了这一并不令人羡慕的烂摊子。

老实说，战争并不使新总督胆怯。他很熟悉战争。当他担任特雷维瑟行政长官，帕杜厄最高行政长官，以及部队总监和匈牙利大使时，他曾经历过无数次战争。更何况，战争是符合他那既不容忍约束，也无法忍受抗拒的粗暴、易怒的性格的。这位总督不但言语果断，动作敏捷，而且动辄发怒，剑拔弩张。人们不是传说他在担任特雷维瑟行政长官期间，曾因主教大人参加圣天瞻礼仪式迟到而打过他的耳光吗？这一切预示着威尼斯将有一位坚强不屈和严厉的总督。这正是当时威尼斯所迫切需要的总督。

法利埃罗迅速而精心地重建起一支舰队。为使舰队尽可能强大，他甚至不惜耗费自己全部的私产。尼科洛·皮萨尼重返大海，从亚得里亚海到博斯普鲁斯海峡，长期搜索神出鬼没的敌舰，结果搞得整个舰队疲惫不堪。直至冬季来临，

皮萨尼始终没有见到皮埃特罗·多里阿舰队的踪影。

米歇尔·斯特诺仍对洛多维卡一往情深。而总督夫人为了回避可能损害自己声誉的轻率交谈，总是迫使自己在正常情况下接见这位年轻的贵族，虽然谈不上和蔼可亲，但也不失礼仪。这样一来，米歇尔·斯特诺不仅没有达到与洛多维卡接近的目的，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疏远。

尽管他花费重金收买警官，仍无法得知十一月夜晚那个从法利埃罗官邸溜走的男人的身份。总督夫人的生活仍象水晶一样清白。被拒之门外的失恋的年轻贵族只好忍气吞声，他想也只有总督府的高墙深院能够有效地保护洛多维卡的贞节。

洛多维卡一直在恐惧中生活。她不敢向自己的丈夫承认曾在一个夜晚接见过自己的一位表兄。她的这位表兄被十人院判处流放，并受到追捕，想起孩提时代的友情，才来哀求她，想获得特赦。情况非常糟糕，这个人名叫马尔科·格拉德尼戈，他与多里阿一家关系密切。他已被驱逐出境，现在别说是求情，即使是提一下他的名字都不是时候。而且，怎么能泄露这一秘密呢？因为这个人的性命和这家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这个能说会道的米歇尔·斯特诺的手中。

总督夫人闷闷不乐地打发日子。甚至，她所认识的总督身边的人际圈子也越缩越小。显赫地位和王冠也随之变成沉重的负担。过去，她总是长期远离自己的丈夫，现在，丈夫总在自己身旁，但她所得到的却不是预期的幸福，而是真实地感受到40岁的差距所造成的可怕的疏远。法利埃罗国事缠身，经常沉默寡言，对一切无动于衷，心不在焉，有时甚

至粗暴无礼。洛多维卡发现自己并不了解他。如果说她还爱着他的话，那爱情已经改变了颜色，只剩下了尊重和由衷的敬仰。

如果米歇尔·斯特诺懂得一点心理学，更精明一些，少一点自私自利，从这些日子总督夫人接见他时总是双眼低垂、毫无表情的脸上，他应比任何时候更明白他正向成功接近。尽管丈夫在自己身旁，她却感到十分孤独。她需要温暖、体贴和真诚的敬重。斯特洛本来可以成为她的朋友、亲信，继而洛多维卡也许会把对他的信赖悄悄地变为友情，直至爱情。但斯特诺为人过于高傲，急于求成。他执意求胜，大获全胜。他甚至笨拙地认为可通过威胁恐吓来使总督夫就范。他曾对他的朋友吉安·莫罗西里吐露过真心话：

“世上的女人都是虚伪的，遮遮掩掩卖弄风情。我敢肯定洛多维卡爱我远远胜过她的老头儿，她只是为了她的父亲才同这老东西结合的。她太虚情假意了，不会甘心同他过一辈子，现在我要去迫使她承认这一点。我在她的心目中会胜过所有其它的情人。”

“我不赞成您的想法，米歇尔。威尼斯过去除了一些长得丑的总督夫人外，从来没有象她这样美貌出众的总督夫人没有遭到闲言碎语。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洛多维卡有过情人。当然，在年轻时，曾有过一些钟情于她的小伙子……您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是因为您没有听到女人们私下里对这种事的议论。我认为她并不比其他女人特别，我想我能得到手。”

“很简单！”莫罗西里说：“您去奇袭总督府，全歼守卫人